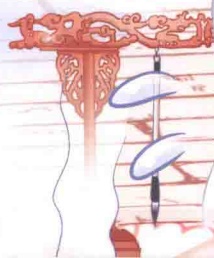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
会让你羞涩又爆笑的
仙宫小说

太上仙宫

安眠的猫 著



玉帝“恭雅娴静”三公主”
流落人间一晃八年……

看仙界“还珠格格”，
如何吃瘪千年
冷酷上仙

重回仙界，面对冷面仙君，
大言不惭：

“我们方才
你可不能耍赖！”

约定终身



焚宫

安眠的猫 著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笑仙宫 / 程铭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11-2463-8

I. ①大…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4728号

书 名: 大笑仙宫

著 者: 程铭 (笔名: 安眠的猫)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董 舸

特约编辑: 欧雅婷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曾 珠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

字 数: 27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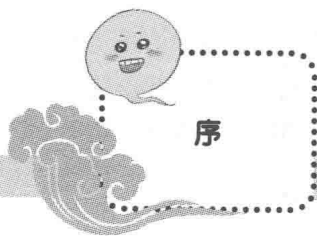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463-8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梦想还是要有的呀，万一实现了呢？

——韩小歌（代表作《男神很忙》）

其实刚开始猫妹叫我给她写序时，我是拒绝的。我说：我很快就要红了，以后叫我写序是要给钱的，至少也应该有作者坐在我大腿上喂我吃葡萄的待遇。

后来她给我发了稿子，当我发现小说讲述的是龙男主和“凤男二”，啊不是，是龙男主和天帝公主缠绵悱恻（逗比搞笑）的爱情故事时，看得还是挺兴奋的，结果拿别人的手软，只好答应写了。猫妹，这可是我的“第一次”（大误），你要珍惜啊。

然后我问她：要写点儿啥？

她说梦想啊、远方啊、励志什么的……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说猫妹啊，这就不就是喂葡萄的待遇了，喂西瓜也不行啊。你让我扯这些，被我读者看到了还不一脚把我给踹精神病院去？

她说：当时你出版《男神很忙》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的赠书亲笔写了“梦想的意义有时并不在于实现，而在于让人生过得更有期待”，多好多文艺啊，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呢。

我凝视了一会儿天花板，终于依稀想起，当时猫妹正铆足了劲儿想写本长篇小说，她说：歌爷啊，你知道我出过不少短篇小说了，

可我特别想有一本属于自己的长篇书，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写的。

她的心情我能不理解吗？当时我特别想打着鸡血高呼一声“梦想一定会实现”，可自古喜剧演员在生活中大多抑郁，能让读者边看边笑的故事，往往浸透了作者龇牙咧嘴夜以继日的坚持和血泪。牺牲业余生活天天睡眠不足就不说了，我不会告诉你们我这个“糙汉子”都被体检出心肌缺血了。（猫：歌爷，注意走向，别往韩剧方向整啊！）

结果我就给她写了那样的话，我希望她想想就可以了，回头继续当个无忧无虑的美少女。结果有一天她忽然留言说卸载了QQ、微博、微信，直接人间蒸发了。再回来的时候，她将一整本书直接糊我脸上。

我震惊地揭下来看了看：蠢萌到别具一格的搞笑女主加禁欲系万能冷酷上仙男主外加霸道总裁掠夺型凤凰男二……（我先喘口气）。“酒后不宜驾云”“你怎么还不淹死”和“四千八百个饼”的典故真是神来之笔……哈哈哈……（不要问我是什么典故，自己去看！妈妈说剧透的都是坏蛋！）

总之这本《大笑仙宫》实在是近期来看过的最清新最轻松搞笑的佳作了，但即使是这样一部致力于调节心情的可爱系小说，情节流转，行文遣词里依旧透着满满的精致和认真。我几乎可以想象到猫妹在深夜里字斟句酌纠结的模样，这是一个作者对于梦想的坚持和虔诚。（哦耶，猫妹快恭喜我，我终于走回了你要的正轨！）

梦想还是要有的呀，万一实现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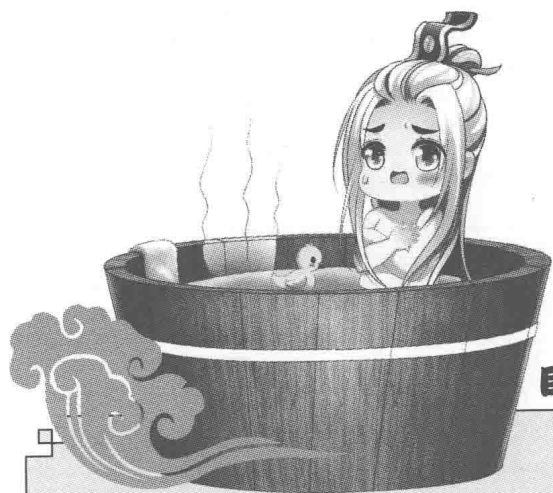
猫妹，更多梦想带来更多期待，更多期待成就有梦人生，这是你的第一步，愿梦想永远和你同在。

那么大家好好看这本书，我和猫妹要去玩喂葡萄的游戏了，拜拜！



目录

第一章	我有爹了	001
第二章	大闹寿宴	021
第三章	百鸟朝凤	041
第四章	凤玖寿辰	059
第五章	墨止归来	079
第六章	欺人太甚	099
第七章	关心则乱	119
第八章	有花堪折	139



目录

第九章	身世之谜	159
第十章	以身涉险	179
第十一章	吉人天相	197
第十二章	上古妖物	217
第十三章	即日大婚	235
第十四章	前尘往事	255
番外·墨止篇	女主离线时，男主都在做什么？	267
后记		275

第一章
我有爹了





我头一次发觉自己跟常人不同，是在八岁的时候。

隔壁的小色狼刘猪猪，一大早就跑来跟我说：“王员外家丢了八年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听说长得可好看了，我带你去瞧瞧？”

他兴致勃勃的，可我其实根本不想瞧——她长得好看关我何事？

但是刘猪猪说：“我一个人去瞧，别人会以为是偷窥，万一被抓住了，就会影响我在她心目中正人君子的形象，可要是带上你，就不一样了，你不能不讲义气。”

我活了八年，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

于是我们相约爬上一棵歪脖子树，隔着高高的院墙，王家小姐就在底下的花园里荡秋千，一身粉红小裙子还扎着蝴蝶结，小脸笑盈盈的。

刘猪猪看得就差流口水了，大半个身子都探出去了，我一眼就明白了，他肯定是看上她了。

枉我跟他一块儿玩了这么久！

我很不高兴，跟刘猪猪说：“要是我能找到爹娘，也能穿那么好看的裙子，也能没事荡秋千玩。”

一句话的工夫，那棵歪脖子树受到了惊吓，树枝“咔嚓”一声就断了。

刘猪猪大喊一声，手舞足蹈地挣扎，落地摔得腿都断了，我吓



得闭上眼，身子被一股清风托了托，从那么高的树上掉下来，居然一点儿事都没有。

刘猪猪后来说：“我都看见了，你不是从树上掉下来的，你是从树上飘下来的。”

我说：“你当时腿都摔断了，怎么还顾得上看我？”

刘猪猪脸红了红：“因为那天风大，你裙子整个掀起来了。”

“.....”

“我还看见，你穿了条红底裤。”

“.....刘猪猪！”

年纪不到八岁的我，徒手把十二岁的刘猪猪打成了一只猪头，让他以后看见我，眼神里都是惧色。

那以后没多久，我拥有神奇本事的事就传开了，有人说我身上携带护身的灵物，能保邪灵不侵；有人说我是得神明护佑，能逢凶化吉；甚至有天，还有个远近闻名的孝子，拍了他病重的老母，跪在我面前求我开开光。

我那时只听说童子尿是圣物，勉强给了他一些，没想到还真治好了！

于是各式各样的流言更多了，每天传来传去，简直是汇集了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直到有一天，流言被卖茶叶蛋的大婶上升了一个新高度，她说：“我都看见过，那小妮子不光会招云布雨，还能飞天遁地，有一次半夜对着月光露出了满身的金鳞，根本就不是凡人。”

这个说法流传最广，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本来流派之争，讲究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各说各的，和和气气也是挺好的一件事，但偏偏不信的那拨人，争论不过信的那拨人，一时愤愤不平，竟然趁我不备把我推下了河。

我是何其无辜！

湍急的河水淹死过不少人，我根本不会游泳，掉下去没溅起几朵水花就沉底了。

黑漆漆的河底，墨绿的水草漂来荡去，有零星的水藻闪着粼粼

的绿光，不时在我眼前来回摇曳。我跟河底的鱼对视了足足小半个时辰，鱼终于受不了了，居然张嘴说话了：“你怎么还不死啊，你还是人吗？”

我吓得跳起来：“救命啊，有妖怪！”

鱼一惊：“妈呀，哪里有妖怪，别跑啊带上我！”

我手脚并用爬上岸，从此就在镇上出了名。

大人们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见着我就把自家的孩子搂得严严实实的，连刘猪猪都不再跟我玩了。

我每天独自看日出，独自看日落，日出时半边云霞红得特别喜庆，日落时万家炊火燃得特别热闹，我突然觉得很寂寞。

那天我忍不住偷偷爬到歪脖子树上，远远瞧着王员外家的小姐，她又换了一身湖绿裙子，头上别着一根孔雀毛，花花绿绿的，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光。

她娘端着一碟点心招招手：“来，娘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糖糕。”

“娘最好了！”小裙子随着她的步子飘起来，头上那根孔雀毛也一摇一摇的，我趴在树上远远看着，心里被一种不知名的情绪给填满了。

很不幸的是，那棵歪脖子树的树枝又“咔嚓”一声断了。

我这次没闭眼，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股清风托着，稳稳落在地上。我转个圈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手脚，完好无损，简直是神了。

那天下午我足足从歪脖子树上跳下来三十二次，居然次次都没事。

但徒手爬了三十二次树也是很累人的，我坐在地上正喘着粗气，就听树底下传来另一个喘粗气的声音。

我凑近过去，那个声音突然就停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是谁？”

他不说话。

我又说：“你信不信我还能从树上跳下来？”

歪脖子树抖了一抖，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儿拄着拐杖钻出来，一



边喘粗气一边说：“我的小姑娘奶奶哟……哼哧哼哧……你可别再折腾老头儿我了……哼哧哼哧……老头儿我年纪大了，可折腾不起了。”

我双手叉腰，显得很有底气一样地说：“你是什么妖怪，为什么要救我？”

老头儿一脸为难：“这我可不能说。”

我没理会他，转头就往歪脖子树上爬，他眼明手快，上前一步拽住我的脚：“哎哟，我的小姑娘奶奶，你可别爬了，我说，我说还不行吗！”

其实我一早就猜到了，就他这身打扮，跟庙里供着的土地公公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他还说他一早就在暗地里保护我了，包括我一岁时馋奶喝，抱着一条母狗不撒手，差点儿被咬死……

两岁时玩泥巴玩得兴起，糊了一脸泥差点儿憋死……

三岁时还尿床，被养母扔到河里差点儿淹死……

四岁时跑到山崖上摘狗尾草，差点儿摔死……

……

一直说到七岁时，被人当作男孩子拐走，发现卖不了钱，我被扔下车，差点儿被轧死……

我觉得他真是三言两语就说尽了我一生的黑暗史！

尤其是我都七岁了还能被人当成男孩子，我简直是没救了。

不过后来我问他：“你知道我爹娘是谁吗？”他就把牙关咬得紧紧的，打死都不说了。

我想，反正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也挺好，天当被地当床，没有人管，也能好好地活了很多年。

而且我住的破庙可是个好地方，庙中一棵老松，松脂厚得能粘住大大小小的鸟，让我时不时就能逮住一只打打牙祭，至于拔毛烤肉的功夫更是炉火纯青，随身都带孜然面这种事，我会轻易乱说吗？

直到我八岁生辰那天，老松树上粘住了两只大鸟，我烤好以后还送了土地公公一只，我俩蹲在地上吃得满嘴流油，作为回礼，土

地公公送给我一条绣满红梅的白裙子。

错落有致花瓣，从襟口一直蔓延到裙边，连成一线的红，简直好看得不得了。

我生平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生辰礼物，高兴得连着穿了一个月，不管是上树掏鸟蛋，还是下河捉鱼虾，那裙子都能纤尘不染，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我故意穿着那条白裙子爬上歪脖子树，满身骄傲地去瞧王员外家的小姐，我以为，她就算再金贵，有再多的花裙子，也绝对没有我身上这条来得稀罕。

可是爬上去，我才瞧见她正在院子里学女红，小小的手掌被她握着，声音甜甜地喊：“娘，我累了，我能去玩一会儿吗？”

“好，娘陪你去荡秋千。”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相互依偎着，靠在秋千架边说着悄悄话，晚霞正映满天，把她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突然觉得，不管我有再好的裙子，也还是比不上她。

我垂头丧气地爬下树，一不留神，有个孩子竟然故意朝我身上扔了脏泥巴。

我从来没有这么费尽心思地想要保护一样东西，那一刻要是裙子毁了，我肯定要跟她拼命的！所幸泥巴顺着裙角滑落下来，一点儿痕迹都没留下，我刚要松口气，谁知那孩子的娘看见了，找上门来让我把裙子让给她。

几个大人围着我指指点点：

“这个小野种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好东西，我看能卖个好价钱呢。”

“不过依我说，她生下来就把爹娘克死了，这东西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卖钱最好，你可别让你家二花穿，不吉利的。”

我突然生出一股孤勇，大力推开她们，提着裙子就往野地里跑，她们顾忌野地里有狼，渐渐就不追了，等人都散了，我才抱膝坐在老树根上，咬着唇哭出来。

土地公公拍我的肩：“好孩子，想哭就哭吧。”



我抬手把眼泪抹干净，哑着嗓子说：“我没哭！你才哭了呢。”

他叹息一声，很认真地问我：“你想你爹娘吗？”

湿寒的傍晚忽然就下起一阵急雨，噼里啪啦的雨声，一声一声打在我心里，我硬起心肠说：“不想，他们都不想我，我为什么要想他们？”

土地公公欲言又止：“你娘也是有苦衷的。”

我捂着耳朵，扯着嗓子喊：“我娘早就被我克死了，我没有娘！”风雨雷电之声愈加大起来，竟生生地把我的喊声掩住了。

那晚我睡得很不安稳，破庙里连窗户都破了好几个洞，夜风吹得“呼啦呼啦”响，一人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怎么发烧了？”语声压得很低，又略带责备，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只是他衣袖挥洒间带来一阵寒梅冷香，让我忍不住又打了个寒战。

土地公公说：“她生来仙气就弱，如今在凡间耽搁了八年，怕是……”

“我知道了。”轻轻的呵气声，一晃就散了。

那晚电闪雷鸣，下了一夜的雨，天晴时雀鸟“叽叽喳喳”地叫，我只以为是个梦境。

等我病好以后，听到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说王员外家的小姐是冒充的，她身上戴的那枚玉佩，其实是她捡来的。

我从街头走到街尾，卖烧饼的大叔、卖胭脂水粉的大婶，还有卖糖葫芦的大爷，大家七嘴八舌，把王家小姐的惨状说得绘声绘色，跟亲眼所见似的。

我想爬到歪脖子树上瞧瞧她，没走多远，一人突然拦住我，青色的衣裳缀满云纹，他蹲下身，牢牢看着我，说：“昭白，我是你爹。”

喧嚣的人声突然在我耳边静默下来。

“你是我爹？”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有人跟我说他是我爹！我惊得一口气喘不上来，然后就不争气地高兴晕了。

我在梦里想：我有爹了！我有爹了！

醒来正巧有人舀了一勺糖水似的东西喂给我，我迷迷糊糊一睁眼，看见他就抱住不撒手，连声喊：“爹，爹，爹！”

那人顿了顿，把手里的碗放在桌案上，又顿了顿，见我还不撒手，一双澄澈的水眸盯着我，玩味地说：“我长得很像你爹吗？”

那语声，好听得如清泉叩玉一般。

我瞪大眼仔细辨认，他确实不是那日拦住我的人，眼前这人一身白衣，襟口缀了一枝红梅，仔细嗅一嗅还有香气，寒梅冷芳，竟好似活物一样，轻轻摇曳了一下枝子。

我一惊：“你是什么妖怪？你是不是把我爹吃了？你还我爹来！”

话一出口，惹得旁边几个人笑得捂起了肚子，一个还算镇定些的丫头强忍了笑意说：“小殿下，他是咱们天界的仙君，可不是什么妖怪。”

“天界？仙君？”

我再仔细瞧他，白衣皓腕，眉眼间一抹清清冷冷的意味，还真挺像个仙人，尤其是不笑的时候，就这么随意地垂下眼眸望着我，再配上清绝身姿，飘逸出尘的云袖……

我承认我看痴了，莫非天界的仙君都有这么一副好样貌？

还有这身白衣，如此眼熟，跟我以前那条白裙子简直如出一辙，难不成那裙子跟他还有什么渊源？

只是还没等我想明白，他就伸手在我眼前一晃，一句话把我打回现实，他说：“昭白，你抱够了吗？”

“啊！”我一蹦三尺高，赶紧放开他，心虚地找话说，“你说你不是我爹，那我爹在哪儿呢……”只是架不住语声越来越弱，最后一个“呢”字都差点儿被我生吃了。

他把目光移到别处，估摸是强忍了笑意，随手拾起桌案上的碗来，舀了一勺递到我唇边：“这是琼浆，喝了可补你仙气。”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这么轻声细语地跟我说话，生怕语声一大就会惊着我似的。



我怔怔地想多看他一会儿，就故意磨蹭着不喝，抬眼瞪着他，他也看着我，手指悬在半空，整个人竟能稳得好似一块玉石一样。

少顷，有人咳了一声，他把手收回去，白玉碗搁在桌案上。

来人坐在我床前，一身青色衣袍曳地，放缓了语气说：“昭白？怎么不说话了，我是你父王。”

床幔外那抹白色人影倏忽就不见了，我才把目光收回来，围着我的丫头们恭恭敬敬地施礼，齐声唤他：“天帝陛下。”

他挥手：“都下去吧。”

“是。”

我揪着被子缩到床角，脑子突然有些钝，许是一时还没转过弯来，我抖着手问：“你是天帝？”

他面带歉意地看着我：“昭白，对不起，我从知道有你，一晃眼就是八日过去，天上一日地上一百年，你在下界受了八年的苦，是我不对，你肯原谅我吗？”

我小心翼翼地伸手，摸摸他的眉眼，摸摸他的脸颊，清冷的触感不像是真人。可他说他是我爹，我突然就明白我在害怕什么，我说：“你能确定我是你女儿吗，王员外家的小姐也是因为一枚玉佩就被当成官小姐了，可是最后发现那枚玉佩是她捡的，听人说，她后来被赶出府门，过得可凄惨了。可是我，我连玉佩都没有……”

“昭白，”他忽然有些哽咽，用大掌包住我的小手，“就算你身上什么物事都没有，我也知道是你，而且决计不会认错，你别怕。”

掌心里忽传来一阵暖意，好像有清流汇入我的四肢百骸一样，我捏他的脸：“你保证？”

他说：“我保证。”

“那拉钩钩。”

“好。”他伸出小指来，眉眼带了笑意。

我从来不知道，有爹的感觉竟然这么好，继而一想，他是天帝，岂不是我以后都能在天宫里横着走了？！一不小心，我又高兴晕了。